

# 從敘利亞衝突反思人權價值

## Reflect on the Human Value through the Syrian Conflict

張景安

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

chingan@nccu.edu.tw

### 壹、前言

人權的概念在 1990 年代起開始備受國際間討論與重視。<sup>1</sup>人權於當今國際議題中頻繁出現並廣泛討論，部分所謂先進西方國家也時常譴責一些開發中國家在人權面向上努力的不足。更有甚者，時而出現前者以解救受人權迫害百姓的名義當作出兵原因之一而藉口入侵被其所認為不符合人權標準的國家。<sup>2</sup>於 2005 年聯合國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文件中，「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更被視為是一個重要的標準以保護那些受種族滅絕、戰爭罪、危害人類罪和種族清洗的人民。<sup>3</sup>即便如此，目前被視為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人道危機的敘利亞難民議題，以及在難民出走前敘利亞百姓於其國內為自身爭取權利而受迫害之情事，似乎並未得見放諸四

---

<sup>1</sup> A. Iriye and P. Goedde, "Introduction: Human Rights as History," in A. Iriye, P. Goedde, and William I. Hitchcock, eds., *The Human Rights Revolution: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24.

<sup>2</sup> P. BARŠA, "Waging War in the Name of Human Rights? Fourteen Theses about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erspectives*, no. 24(2005), pp.5-20.

<sup>3</sup> Global Center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2023) What is R2P?, <https://www.globalr2p.org/what-is-r2p/>.

海皆準之人權準則對該國人民進行保護。

在人權時常被提及和重視的同時卻對當下最嚴重人道危機之一的敘利亞問題和其百姓對自身權利之追求而被迫害的不重視的前提下，本文所欲探討之問題，便是一個違反國際法規且對其百姓進行不仁作為的國家，為何世界上其他國家幾乎不願意介入或對受迫害者進行保護？又為何遭受許多不義對待的備受壓迫人民，獲得不到國際上的支援援助？本文首先對敘利亞衝突的起因和發展進行說明，再針對敘利亞衝突問題及其國內違反人權之行徑進行回顧，進而探討為何敘利亞人民面對如此嚴峻之人道處境未能獲得國際間所謂人道國家的援助進行討論。

## 貳、敘利亞衝突：起因和發展

關於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不同學者有不同見解。部分從政治觀點探討的文章，認為因為該些國家的百姓長年受獨裁政權統治，對於幾十年同一政府或家族的不正義之統治感到不滿到了極致，而奮起抗議；<sup>4</sup>而從經濟角度的文獻則是認為，中東區域的人口組成年輕化、失業率高、經濟發展不穩定等因素，造就了百姓的不滿；<sup>5</sup>有少部分學者則認為，因為氣候變遷所導致的降雨量變化，致使中東區域部分國家糧食收成未如預期，而使得政府無法提供百姓溫飽進而

---

<sup>4</sup> E. H. Aissa, *The Arab Spring: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Army Carlisle Barracks, Pa.: War College, 2012); U. M. Ogbonnaya, "Arab Spring in Tunisia, Egypt and Liby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uses and Determinants".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2013), pp.4-16; A. Qadirmushtaq and M. Afzal, "Arab Spring: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PUHS*, 30:1(2017), pp.1-10.

<sup>5</sup> E. H. Aissa, *The Arab Spring: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A. Ansani and V. Daniele, "About a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motivations of the Arab Sp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3:3(2012); U. M. Ogbonnaya, "Arab Spring in Tunisia, Egypt and Liby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auses and Determinants".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2013), pp.4-16.

造成了後者的不滿。<sup>6</sup>

對敘利亞來說，自 1970 年起便由現任總統巴夏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之父哈菲茲阿薩德(Hafiz al-Assad)所掌控，2000 年哈菲茲死亡後，繼而由巴夏爾經過「選舉」而成為總統，該家族掌控敘利亞至今已長達 53 年。即便在哈菲茲統治下的敘利亞，已經歷過不同次敘利亞人民對政府的抗爭行動，<sup>7</sup>但最終皆於政府強力鎮壓下收場。在 2010 年底阿拉伯之春爆發之際，對於敘利亞是否會受區域內民主化浪影響之聲音似乎不高。然在 2011 年 3 月起，敘利亞內部開始了數十起於不同城市百姓自主上街頭，希望政府可以對其內部政治、經濟等的改革聲浪開始。然因該國政府的無情鎮壓和外來勢力的強勢介入，敘利亞於 2022 年底已造成 540 萬的境外難民和 680 萬的境內流離失所人口，兩者共計已超過了半數以上的敘利亞衝突前的總人口。<sup>8</sup>

敘利亞自衝突起始後的 10 年，平均每天有 84 人因為衝突而死亡，共計已超過 30 多萬人因敘利亞衝突而喪失生命。<sup>9</sup>另外，該國經濟也因十多年衝突而面臨嚴重危機，像是通貨膨脹由 2022 年的 1 美金比 6000 敘磅，提升到 2023 年的 1:7000，更遑論 2011 年前 1:45

---

<sup>6</sup> S. Johnstonem and J. Mazo, "Global Warming and the Arab Spring", *Survival*, 53(2011), pp.11-17; J. Schilling, E. Hertig and Y. Trambly, et al.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Water Resources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in North Africa", *Reg Environ Change*, 20:15(2020).

<sup>7</sup> 像是 1982 年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和 2004 年 Qamishli 的庫德族反抗活動；D. Conduit,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Sy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D. Tuastad, "From Football Riot to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Football in the Arab World," *Soccer & Society*, 15:3(2014), pp.376-388.

<sup>8</sup> UNHCR, Syria situation, <https://reporting.unhcr.org/operational/situations/syria-situation>.

<sup>9</sup> UNHCR, (2023) Behind the data: recording civilian casualties in Syria, <https://www.ohchr.org/en/stories/2023/05/behind-data-recording-civilian-casualties-syria>.

敘磅的貨幣穩定期。<sup>10</sup>因為經濟的衰弱也進而影響到在敘國境內的人民，為數超過一半的 600 萬敘利亞境內人民面臨食物安全危機，而其中近 300 百萬人口則有陷入飢餓的危險。<sup>11</sup>

除了敘利亞境內因衝突造成的嚴重傷亡外，敘利亞衝突所衍伸出的問題也擴及其周邊鄰近國家。鑒於敘利亞出走的難民超過八成以上都是逃難至敘國鄰近國家土耳其、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因此，這也對該些國家在收容數百萬計難民後須面臨國內來自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壓力。<sup>12</sup>隨著敘利亞衝突於 2015 年俄羅斯介入後，致使更大量的難民潮出走。2015 年 9 月敘利亞孩童 Alan Kurdi 因隨其家人偷渡至歐洲未果而陳屍於土耳其海灘的照片曝光，所謂的敘利亞難民問題也提升成了跨區域影響的歐洲難民危機。由此可見，敘利亞衝突問題的重要性不僅對敘利亞本身境內造成了許多問題，該衝突的升高也進一步對中東區域甚至是歐洲都形成了不小的影響。

### 參、敘利亞人民：從和平抗爭到暴力鎮壓的慘絕人寰

在敘利亞革命爆發之初，當地人民選擇以和平的方式上街頭抗爭，以此表達人民對政府改革的訴求。然敘利亞政府因為區域內其他國家所歷經的阿拉伯之春而倒台的突尼西亞和埃及政府的前車之鑑，對其國內百姓和平的示威遊行活動感到不安。

---

<sup>10</sup> Sewell, A. (2023) Explainer: why has Syria's economic crisis hit a new low? <https://apnews.com/article/russia-ukraine-inflation-syria-protests-and-demonstrations-war-unrest-251336e648c408c14713f7c25ff14b60>.

<sup>11</sup> World Food Programme (2023) Half of Syria's population faces hunger as conflict passes 12-year milestone and earthquakes deepen economic woes, <https://www.wfp.org/news/half-syrias-population-faces-hunger-conflict-passes-12-year-milestone-and-earthquakes-deepen>.

<sup>12</sup> UNHCR (2023) Syria Regional Response,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syria>.

2011年3月6日於 Darra 省中幾位 15 歲以下的學童在牆上寫出了「人民要政府下台」的口號，便遭受當地警方和情報人員逮捕並被囚禁超過一個月。<sup>13</sup>如此粗暴且不人道的手法，激發了敘利亞不同省份、城市中的人民上街頭對政府的暴行進行抗議，要求政府給予解釋。2011年3月18日，在 Darra 省敘利亞百姓上街頭對政府表達不滿的抗議中，當地政府則是以朝抗議民眾開槍的方式回應人民的和平訴求。<sup>14</sup>而於之後的 6 天中，僅 Darra 一省便已有至少 36 名參與和平遊行抗議的敘利亞人遭到政府射殺。<sup>15</sup>於接下來幾個月中，層出不窮的抗議者和其家人遭政府逮捕、酷刑甚至虐待致死的事件不斷出現。然老百姓仍維持和平抗爭方式，直到 2011 年 6 月 10 日反抗軍敘利亞自由軍的出現，和平抗爭始演變為軍事對抗。<sup>16</sup>

在這幾年的和平抗爭和武裝對抗期間，敘利亞百姓嘗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試圖讓西方所謂的民主世界瞭解敘境內人民所面對之慘況。故於 YouTube 上可見許多非專業攝影人士所拍攝的敘利亞實景，特別是百姓上街遊行遭政府開槍射殺、被囚禁的人士面對政府軍隊或情報人員虐待、虐殺等許多慘不忍睹的影片。<sup>17</sup>敘百姓因為見

<sup>13</sup> Macleod, H. (2011) Inside Deraa: The story of this ancient town is the story of the Syrian uprising: state brutality, funerals and growing fury.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11/4/19/inside-deraa>.

<sup>14</sup> Human Rights Watch (2011) Syria: security forces kill dozens of protesters, <https://www.hrw.org/news/2011/03/24/syria-security-forces-kill-dozens-protesters>.

<sup>15</sup> Ibid.

<sup>16</sup> Holliday, J. (2012) *Syria's Armed Opposition*, United States: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http://www.understandingwar.org/report/syrias-armedopposition>.

<sup>17</sup> YouTube (2011) صور إطلاق النار على المحتجين في الصنمين السوري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YHngp03L5M>; YouTube (2011) تعذيب المشايخ في سوري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vY6W8TxllE>;

YouTube (2012) درعا البلد 18 3 2011 أول مظاهرة في سوريا و أول لحظة إطلاق نار في الثورة مقطع روووو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tmYenWOp\\_A](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tmYenWOp_A); YouTube (2015) أدلة دامغة تدين الأسد بجرائم ضد الإنساني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FIF9B-Q4k>; YouTube (2018) تعذيب مزارع معاق في يده من قبل جنود بشار الأسد هرب من القصف في الغوطة هذه هي الممرات الأمان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mvM5xh\\_Gd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mvM5xh_Gdl)

到了突尼西亞、埃及和葉門阿拉伯之春成功扳倒幾十年政權的例子，相信他們若能夠將政府對人民所施予暴行公諸於世，便可獲得西方世界支持或至少是保護，但這樣的期待似乎不切實際。

到了 2012 年 12 月 23 日，敘利亞衝突更爆發出政府對其人民使用化學武器攻擊的明顯違反國際法的情事。估計 7 人遭到化武的侵害，然化武對無辜百姓的攻擊不僅止於此，2013 年 3 月 19 日又再度發生了人民遭受化武攻擊的事件。<sup>18</sup>然而，敘百姓所面對的不僅只是政府人員對他們的鎮壓和化武的威脅，到了 2012 年中敘政權面臨危機之際，伊朗政府毅然決然的派軍協助阿薩德政府對其百姓的茶毒。目前所知，敘境內不只有伊朗民兵的介入，亦有伊朗所支持的真主黨介入境內事務。而有報導指出，敘政府為能有效地控制國內部分重要區域，於 2018 年 4 月通過法案，政府有權決定哪些區域為重建區，並有權利遷移該區域住民。<sup>19</sup>這顯示出敘利亞政府對其百姓的不重視，以及試圖改變敘國境內不同民族、宗教組成的分布，欲建立一個有利於其政府管控的行政區。

從敘利亞人民所經歷的事件來看，當地百姓一開始以和平抗爭的手段，不惜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欲尋求該國政府對其國內政治之改革。然在面對許多殘酷的國家機器壓迫和外國勢力介入後，敘人以網路媒體的方式希望能博得西方勢力對他們的憐惜。但在面對如此慘無人道的對待及其種種證據公諸於世的情況下，敘人並未獲得西方國家的強力協助，反而是不斷遭受壓迫甚而數百萬民眾被迫出

---

<sup>18</sup>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2021) Timeline of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ctivity, 2012-2022,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Timeline-of-Syrian-Chemical-Weapons-Activity>

<sup>19</sup> Abu Ahmad, I. (2018) *Assad's Law 10: Reshaping Syria's Demographics*, Washington Institute,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assads-law-10-reshaping-syrias-demographics>.

逃自己的家園。

#### 肆、國際口頭撻伐、制裁和物資援助

國際社會對敘利亞衝突和其人民的不平處境所做出的回應可大致上分為口頭撻伐警告、經濟制裁以及物資援助三方面，幾乎未見有國家以保護敘利亞人民人權或人道因素而直接介入的情事。

化武於敘利亞被使用的新聞公開後，震驚了整個世界。不單僅是因為該武器的使用違反國際法，更令人髮指的是該武器對人民所造成的凌遲和不良後遺症。然在敘國化武使用前的 2012 年 8 月，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曾公開警告敘國，化武使用為美國的紅線。<sup>20</sup>即便美國總統已公開做出如此嚴厲之警告，仍未能防止化武於敘國內的使用。更糟糕的是，當敘國真的發生使用化武之情形，也未見美國對此惡劣行徑進行任何有效作為。這也變相的默許甚或是鼓勵敘國政府對其百姓之暴行；因為該國清楚認識到，美國並不會真正的對敘國政府有實質的懲治，也因此才有了第二次的化武攻擊。

除此之外，西方政府為避免造成更多的傷亡，而選擇以經濟制裁之方式以期能迫使敘國政府改變其對其人民之暴力行徑。然而目前所見之經濟制裁似乎不僅未能使敘國政府改變對其人民的壓迫行徑，更惡化了敘國一般百姓經濟條件，使得該國人民面臨許多經濟上的困境。<sup>21</sup>綜觀世界各國對數以百萬計敘利亞難民收容來看，西方世界共計收容不到 20%，而少數屈指可數的中東國家則擔負了 80% 的難民收容人口。更令人爭議的是，歐盟國家為了不再承擔難民收

---

<sup>20</sup>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2021) Timeline of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ctivity.

<sup>21</sup> Aji, A. (2022) UN envoy urges lifting of sanctions harming Syrian civilians, AP NEWS, <https://apnews.com/article/middle-east-business-syria-civil-wars-bashar-assad-00832f11322da5be4947df261fd4dd8e>.

容問題，於 2016 和土耳其政府簽訂協定，以 60 億歐元的承諾金額予土國政府，禁止敘難民自土國偷渡前往歐洲國家。<sup>22</sup>即便歐洲國家多有簽署難民公約，願意提供難民收容庇護，但唯獨那些有經濟能力給付偷渡集團高價金額、體力堪負橫渡地中海並有堅強意志抵達歐洲大陸的少數難民外，多數貧困、體弱需要庇護的難民，則是無緣享有歐洲國家的難民庇護。

由此可見，敘利亞百萬難民生命對西方國家來說，變成了等值於 60 億歐元的物件得以和難民收容國政府進行交易。國際社會對敘國政府的口頭警告、經濟制裁或是難民收容的漠視，無疑是對敘國人民已經艱困的情境雪上加霜。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為何西方國家會選擇如此的方式回應這麼嚴重的人道問題呢？

#### 伍、國家利益更勝人權價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敘國百姓在國內無疑不是面對著自身國家機器對其人權上的荼毒與壓迫，而在國際上多僅獲得口頭上或金錢、物資上的援助。

然而，西方國家對於中東區域之衝突並不總是以如此消極的方式應對，例如 1953 年美國情報單位策動拉下了民選的 Mosaddeq 總理、1968 年後美國對沙烏地和伊朗的軍事和經濟注入、1978 年美國強力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聖戰士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1990 年美國協助出兵科威特奪回其領土、2003 年美國政府不顧國際規範對伊拉克進行軍事入侵行動到 2011 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派軍協助推翻利比

---

<sup>22</sup> Corrao, I. (2019) *EU-Turkey statement & action plan*,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towards-a-new-policy-on-migration/file-eu-turkey-statement-action-plan>.



亞格達費政權來看，西方是完全有能力遏止其所不欲見之情勢。<sup>23</sup>然上述幾項西方直接對中東事務的介入或主導，多可將其原因歸因中東國家重要的程度，是否直接影響到了西方國家利益，值得後者直接介入與否來判斷。

大致上來說，能夠促使西方國家直接介入中東區域衝突事務的原因，不外乎就是西方國家與特定對手（例如冷戰時期蘇聯）在中東根本利益上有所競爭或是天然資源的戰略性。即便敘利亞曾被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評斷為若中東要和平所不可或缺的一個國家，<sup>24</sup>但以現今的局勢來看，敘利亞對西方的重要性並沒有極大的吸引力驅使其介入而和俄羅斯破壞關係，單一敘國在國際間東西方陣營的轉換似乎沒有影響西方在中東區域的影響力；再者，敘利亞並非中東區域的天然資源主要產出國，或可說其所擁有之天然資源非舉足輕重，故西方沒有任何直接利益對其進行干預。

因此，從敘利亞衝突及其面臨的不人道行徑卻被西方多數國家忽視的情況下來看，人道價值對國家主權行為者來說，似乎不是首要之務。在不影響自身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其他國家或區域人民所面臨的威脅並不足以使西方國家承擔國際義務或責任進行協助。這

---

<sup>23</sup> M. J. Gasiorowski, "The 1953 Coup D'état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9:3(1987), pp.261–286; Isaac, S. K. (2012) NATO's Intervention in Libya: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European Institute of the Mediterranean*, <https://www.iemed.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NATOs-Intervention-inLibya-Assessment-and-Implications.pdf>; Mamdani, M. (2002) Good Muslim, Bad Musli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Culture and Terror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3), 766–775; Sick, G. (2003)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sian Gulf. From Twin Pillars to Dual Containment", in David M. Lesch, e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sessmen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p. 291-307; Walker, G.K. (1991) The Crisis Over Kuwait, August 1990–February 1991,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25.

<sup>24</sup> Lister, T. (2011) Syria: The key piece in a regional Rubik's cube, *CNN*, [edition.cnn.com/2011/WORLD/meast/04/25/syria.role/index.html](http://edition.cnn.com/2011/WORLD/meast/04/25/syria.role/index.html).

也更加彰顯了國際間國家互動關係中關於人權類議題的影響，並非如理想主義者一般所想像來的重要，而是遠低於國家利益但偶可被作為出師之名的一個理由。